

參政消息

內部刊物・注意保存

・第0476期・

新华通訊社編印

1958年6月27日・星期五

內容提要

- 1、南通社诬蔑我未参加南使馆招待会违反外交“礼节”（第一版）
- 2、吴努24日的演说关于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的部分（第二版）
- 3、丹报说铁托正设法削弱苏在地中海和中近东的地位（第三版）
- 4、阿“人民之声”报载文痛斥铁托集团公开和粗暴的干涉阿内政（第四版）

不給南修正主义分子进行敌对活动和挑衅的机会 南通訊社誣蔑我未参加南使館招待会違反外交“礼节” 西方通訊社就此大肆渲染和叫嚷

【南斯拉夫通讯社北京25日电】南斯拉夫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波波维奇今天离开北京前往南斯拉夫。波波维奇大使将在途中访问越南民主共和国。他也是南斯拉夫驻越南民主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昨天，波波维奇大使举行了招待中国官员和外交团成员的告别会。参加告别招待会的有同中国建交的各国的外交代表，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没有参加。

中国代表也没有接受外交团的邀请去参加外交团在6月22日为波波维奇大使举行的礼节上的正式告别会。出席宴会的大部分外交代表认为这种举动不仅对南斯拉夫代表是极不适当的，而且对参加宴会的各国代表也是无礼的。

违反两国关系的根本礼节的行动特别表现在中国官方机关对南斯拉夫大使要求按照惯例进行告别拜会这件事所采取的态度上。

任何中国政府成员或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级官员都没有在任何

一次拜会中接见波波维奇大使。中国官方代表的这种行为在北京大多数外交代表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

【路透社北京25日电】共产党中国今天以故意怠慢的态度来给南斯拉夫大使波波维奇先生送行，这是为标志波波维奇在北京的三年任期的最后几天而想出来的一系列怠慢行为中的最后一个。

中国外交部长陈毅元帅挑了礼宾司副司长作为他派赴北京机场给波波维奇先生送行的唯一的和最低级的官员。

不顾外交礼节是以中国带头的共产党阵营对铁托总统和南斯拉夫其他“修正主义”领袖们进行的意识形态战争中所使用的新武器——但是中国人一直是无情地使用这种武器。

匈牙利大使诺格拉迪·山多尔先生今天也没有去送行。

昨晚中国官员没有参加波波维奇先生举行的告别鸡尾酒会，这次酒会是在他在这里的灰色的式样古怪的寓所的花园中举行

的。

星期一晚间外交团为波波维奇先生举行了一次宴会，请中国政府派二十名官员参加。没有一人前去。

波波维奇先生是北京外交团中最受欢迎的一个，他是铁托总统的密友。他回国是去担任国家组织委员会的主席的，这是政府五项高级职务之一。他是在南斯拉夫和中国目前的紧张关系发生之前被选派担任这个新职位的。

这里的南斯拉夫人士说，还没有任命他的继任人，在两国关系改善之前大概不会任命。

波波维奇先生将取道北越、柬埔寨、缅甸和印度回贝尔格莱德。

【路透社贝尔格莱德25日电】贝尔格莱德电台今晚认为中国政府对待即将卸任的南斯拉夫驻北京大使波波维奇的态度是一种“直接的侮辱”和“违反基本的外交惯例”。

（下转第三版）

怀特就苏联警告美英不得干涉黎巴嫩一事狡辯 路透社說怀特談話暗示美將通过联合国採取进一步行动

【美新处华盛顿25日电】美国今天说，苏联对待联合国为了维持黎巴嫩的独立而进行的努力的态度，使人想起苏联对联合国为了维持韩国的自由而采取的行动的反对。

国务院新闻官员怀特在评论苏联报纸刊载的硬说西方对黎巴嫩进行干涉的消息时说：“苏联对待联合国维护黎巴嫩的独立的行动所采取的态度，使人想起他们对待朝鲜的态度。”

怀特说，“在朝鲜问题上，他们（苏联人）认为战争完全是一种‘内’战，联合国在那里采取的行动构成‘侵略’。”

“当联合国采取行动来维护一个国家的独立并且当这种维护和苏联的政策有矛盾的时候，他们的态度总是那样。”

怀特在回答另一个问题时说：“我们将根据这种假定行事：联合国维持黎巴嫩的独立的工作将取得成就。因此我们准备对认为联合国将不会成功的假定发表意见。”

【路透社华盛顿25日电】国务院正式发言人今天强烈暗示，美国可能赞成联合国对黎巴嫩危机采取进一步行动。

这位发言人说，美国是从认为联合国能够保持住黎巴嫩的独立这一假定出发的，这种说法看来已经超出了目前联合国观察员小组在黎巴嫩作为行动根据的决

议的条款。

【合众国际社贝鲁特25日电】外交人士今天说，俄国最近提出的中东警告是一个含蓄的尝试，想恫吓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使他不敢进行解决黎巴嫩危机的工作。

意味深长的是，这个警告是向美国、英国和联合国提出的，哈马舍尔德今天在飞回纽约之前正在完成中东的会谈。

华盛顿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参议员们要求联合国采取警察行动，像八年前的今天共产党在朝鲜发动进攻之后联合国在朝鲜所采取的那样。有些人称俄国的照会是“又一次敲诈事件”。

【美联社贝鲁特25日电】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星期三在赴纽约之前曾同夏蒙总统会谈三十分钟。他还同联合国一个三人

观察小组举行了临走前一刻的会谈。

与此同时，又有10名观察员来到这里，其中5名是秘鲁人，另5名是缅甸人；加上已在黎巴嫩的人总数共达94人。一位发言人说，还有8名观察员在最近几天就要到达这里。

【法新社贝鲁特25日电】夏蒙向外国记者说，如果联合国观察员不能完成使命，那么我认为，必须的折衷办法是派遣一支警察部队来设法制止渗入。

【美联社贝鲁特25日电】黎巴嫩总理索勒哈星期三说，黎巴嫩政府已经要求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派遣联合国紧急部队完全封锁黎叙边境”。

索勒哈接见记者时说，光是联合国观察员不能解决从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渗入的问题。

緬政府發言人說“中国画报”上 刊载的中国地圖包括有緬甸領土

【路透社仰光25日电】据政府发言人说，北京杂志“中国画报”刊登的一幅中国大陆的地图包括缅甸北部的一大块地方。

这位发言人说，这幅地图包括克钦邦首府密支那县，把它们当作中国的领土。

他说，那块被表明是中国一部分的缅甸领土是由未开化的部落居住的“三角洲”和密支那县。

他说，这些地区是加入缅甸联邦的克钦邦的一部分。

这幅地图表明的那块地区靠近在过去一年中一直在争论的那一部分缅中边境。

岸信介竟然表示不承認我国是「靜觀」中日貿易的前提 但表示要对長崎事件进行反省并說中日貿易重要应努力恢复

【共同社东京23日电】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在23日上午质询中关于中日关系部分如下：

黑田寿男（社会党议员）问：关于日中关系，你认为中国对哪一点有误会？

首相答：共产党中国方面说，政府关于第四次日中贸易协定提出的答复和对长崎国旗事件采取的措施是岸内阁对共产党中国采取不友好态度的表现。这是误会；我们完全没有考虑要采取不友好的态度等。在邦交没有恢复正常状态的、有种种限制的情况下进行经济和文化交流来增加互相信任的想法并没有改变。

黑田问：政府对在长崎发生的侮辱国旗事件只是作为一个司法问题来处理，完全缺乏尊重国旗的道义上的精神。对于日中关系，与其从法律观点来加以处理，不如从道义关系来加以处理，不是应该这样吗？幸亏中国说让我们按照互惠、平等的原则来相处吧。相反地，如果中国方面坚持法律和国际法的立场，日本将会怎么样呢？中国充分尊重日本国旗。首相不是至少应该表示遗憾的意思吗？

岸首相答：互相尊重国民对国旗的感情，这从道义上来说来说是理所当然的。对于没有能够事前防止长崎事件发生这一点，大概应该进行反省。而且，我打算以后使政府在发生这种事件的时候所采取的措施从国际道义上来说没有错误。我打算就政府对长崎事件没有采取充分的措施这一点进行反省，以免将来再发生这样的事件。

黑田问：如果不解决承认中国的问题中国就不同日本进行贸易，因此，在目前的情况下不可能恢复日中贸易的想法，是一种错误的想法。看看西德同中国签订的贸易协定，也可以看出，没有外交关系也能够发展贸易。中国希望的是根据万隆会议的精神进行平等、互利、自主、独立的贸易。如果我们显示日本的贸易不是潜在的帝国主义的贸易，就会开辟出一条道路。

首相答：我并不认为不解决政治问题就不能进行贸易。这是目前正在静观的前提。

黑田问：关于对日中贸易的重要性的认识，在政府内部，意见有分歧。据报道，国务相池田表示消极，他说，与其进行每年贸易额只有一亿美元左右的对中国贸易，倒不如扩大同东南亚的贸易好；而国务相三木却主张积极同中国进行贸易。

首相答：虽然为了达到输出目标只要进行一亿美元的贸易就够，可是日中贸易是重要的。我认为应该努力恢复日中贸易。但是，并不是说恢复了日中贸易就将解决一切问题；政府也将努力扩大对东南亚的贸易。

【美联社东京24日电】岸信介首相星期一说，日本负有同国民党中国保持友好关系的道义责任。

岸信介是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一次会议上社会党议员指责他迁就国民党中国时说了这番话。

岸信介说，“这不是迁就而是道义问题。我们必须记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统治中国的蒋介石大元帅是怎样以令人难忘的声明同日本媾和的，他同时声明：中国将以德还（日本之暴）”。

日本还以和约和其它许多协定同台湾联系在一起。岸信介说，“我认为，日本尊重这些国际协定并没有错”。

然而岸信介又说，他将继续促进同共产党中国的友好关系，但不结成任何外交关系。

【中央社东京24日电】日本政府的高级贸易官员今天发表了同政府目前对共产党中国所持的态度相矛盾的谈话。

通商产业相高碕达之助对国会说，如果根据政治同经济分开的政策考虑同共产党中国进行贸易，这是“错误的”。这番话是今天在众议院通商产业委员会中说的。

高碕达之助对议员们说，目前所需要的是设法改善同共产党中国的日益恶化的关系，并且要认识到，北平是在从政治、经济和其他角度出发的情况下同外国进行谈判的。

他还在会上指出，如果认为共产党中国由于同日本的贸易停顿而正在经济上碰到困难，这是“绝对错误的”。

高碕达之助的这番言论支持了北平的一位贸易官员昨天所说的话。这番言论好像是暗示，由于同中国大陆的贸易停顿而真正受到不利影响的乃是日本。

但是，他认为，克服僵局的办法应该遵循外务相藤山爱一郎所规定的方针。

【共同社东京24日电】藤山外相24日在内阁会议结束以后接见记者的时候说：外国电讯传说，共产党中国当局认为日本政府“等着瞧”是没有用的。所谓“等着瞧”就是互相不在口头上胡乱说话，而不是说什么也不作。现在花柳舞蹈团受到共产党中国方面的招待，我认为，可以说这件事情说明共产党中国方面有了某种改变。

吳努在24日發表的演說

关于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的領導、政策和綱領部分

【新华社仰光24日电】吴努今天在（纯洁的）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领袖和附属组织领导人员的一次会议上发表了一篇重要的演说，谈到（纯洁的）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的领导、思想或政策，以及纲领。

吴努在仔细地检查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领导过去十年中所犯的错误时说，“最大的错误是全国人民不得不接受上面指派的领导人员。这个重大的错误引起了很多其他的错误，从而使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和全国人民疏远起来。”

（纯洁的）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主席着重指出，“从现在起，在（纯洁的）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内，我们将取消由上级给下面的人员指派领导人员的做法。因此，要由人们自己来选举从基层组织直到中央总部的（纯洁的）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各级组织的领导人。”

吴努在提到（纯洁的）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的思想时说，“我们的思想就是我向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所提出的民主社会主义。可以把这种思想称为缅甸人民的福利社会主义。”

关于在缅甸奠定民主的基础的部份，吴努说，“只有通过政府、反对派和公众的共同艰苦努力和真心诚意、全心全意的合作，才能顺利地成为民主奠定坚实基础的任务。”

作为走向这种相互合作的一个初步步骤，我希望召开一次全面的全国代表大会。我们组织的代表将参加这次全国代表大会。各反对党派的代表以及其他适当的人物也将被邀请参加这次全国代表大会。”

吴努指出，“在这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各组织与会的代表将签署和通过一项宣言。宣言采取国民宪章的形式。”

我认为这一国民宪章应该包括三个主要部份。我认为第一部份是重申由于深切信念，绝对接受我们宪法的第三和第四节所宣布的原则：缅甸联邦的主权在于人民’和这个国家的政府的立法、行政和司法权来自人民’。”

国民宪章的第二部分“应该体现一些无论什么政党执政任何政府都应当遵守的原则。例如，我们应该考虑在公正的大选中，政府究竟是否应该利用毫无疑问地掌握在它手中的某些特权和方便条件来为选举的目的服务。”

吴努说，“斥责放肆的叛乱是不够的。政府有责任作出符合宪法的公正的规定，促使潜在的叛乱者不去从事叛乱活动，而走上用合乎宪法和符合民主惯例的方法争取获得政权的方向。这些规定应该能够使这些潜在的叛乱者相信，通过这样一种民主的、合乎宪法的手段是有可能获得政权的。”

吴努说，国民宪章的第三部份应该包括反对党派的成员应该

遵守的一些原则。“反对党方面也不应该滥用民主权利”，如接连不断地挑起激烈的骚扰等等。

谈到对外关系，吴努说，“我公开宣布，我们将永不违背严格的、公正的中立主义政策”。

他保证缅甸联邦决不参加任何国家集团，并且将和所有的国家集团保持友好和睦的关系。同时只要是能够互利的地方，缅甸将和任何集团或者国家集团合作。

“緬甸新光報”報道

德欽丹東最近給吳努的信件

【新华社仰光25日电】“缅甸新光报”特派记者昨天报道，缅甸共产党领袖德钦丹东几天以前又给吴努总理一封信，说明传闻中的缅甸共产党武装部队合法化的问题。

信件解释说，它的实在的意思是说缅甸共产党武装部队和武器将依国家法律处理。“缅甸新光报”又说，这封信说它只有一个意思，就是将部队和武器移交给政府。

“新光报”说，吴努总理是在他起草昨天发表的演说的稿子的时候收到这封信的。“新光报”说，吴努对这种解释深为满

意，并且参照这种解释完成了演说稿。

吴努总理在昨天记者招待会上回答问题时承认他的确收到德钦丹东的一封信，但是他拒绝透露信件的内容。

据本地报纸报道，缅甸共产党分别在5月7日和20日写给缅甸总理两封信。一般人认为总理在昨天记者招待会上承认的必定是第三封信。

昨天有记者问及国民会议什么时候举行，吴努对记者说，他想等到共产党人放下武器的时候，以便使他们能够参加会议。

德欽哥都迈不滿意吳努的态度

認為必須通過談判來實現國內和平

【新华社仰光25日电】缅甸国内和平委员会主席德钦哥都迈昨晚在评论吴努总理昨天的演说时对“吞报”记者说，总理对待国内和平问题的态度“并不是像我预期的那样，是不十分令我满意的”。

据“吞报”今天说，德钦哥都迈说，现在内战已差不多有十一年了，只有通过政府和地下武装两方面面对面的谈判才能最后结束这场内战。否则内战永远不会结束。

路透社評印尼改組內閣

認為印尼收復西伊里安運動將加緊進行

【路透社雅加达25日电】苏加诺总统今天在改组他的“有指导的民主”的内阁时任命四位新部长。

这一内阁仍然没有包括温和的穆斯林政党马斯友美党和共产党的代表。

总统还宣布说，他将设立国家计划局来处理经济问题，进一步发挥他的有指导的民主的主

张。

政治观察家说，在新的名单上，没有迹象表明对叛乱分子作了任何重大的政治让步。

他们说，但是，西新畿内亚运动仍然是内阁施政纲领中的一部分，由于任命瓦希布和亚明教授，这个运动似乎会加紧进行，因为这两人都强烈地公开支持印度尼西亚对新畿内亚的主权要求。

【合众国际社雅加达25日电】苏加诺总统今天改组了他的内阁，他没有去掉那些他们的政策一直使西方很担心的左派部长。

西方观察家们感到最吃惊的是，苏加诺没有任命温和的、非常受尊敬的日惹苏丹参加政府。在苏加诺发表公告之前，新闻记者看到一份任命这位苏丹为贸易部长的内阁名单。他的名字被划去了，在他的名字上面写着腊赫马特穆耳约米塞诺的名字。

立即有人猜测，这位苏丹曾提出一系列参加内阁的条件，而苏加诺拒绝了这些条件。

「朝日新聞」承認 我國是日在東南亞市場的强大对手

【美联社东京25日电】“朝日新闻”今天说，四月间同日本停止一切交易的红色中国的确正在以日本在东南亚市场上的一个强大的对手的面目出现。

“朝日新闻”摘引了日本银行的一份调查报告说，红色中国去年向印度尼西亚的出口增加到1953年的十一倍，向缅甸的出口增加到七倍，向印度的出口增加到六倍。

红色中国所输出的物品种类很多，从工厂装备到杂货和棉织品都有。“朝日新闻”说，特别惊人的是棉织品出口的扩大。

“朝日新闻”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中国出售原

棉，而购进棉纱和棉布，但是现在它却在棉织品销售方面成为日本的一个有力的对手了。”

报纸接着说：“例如，在1955年以前，日本向马来亚输出的棉织品数量要比任何其它国家向它输出的数量为多。在1956年，红色中国取日本而代之，输出了一千五百万码棉布，而日本输出的数量只有它的一半。在1957年，红色中国还成为向印度尼西亚输出棉布最多的国家。”

“据在今春访问过红色中国的八人香港商人代表团说，红色中国现在不仅在生产低级棉织品，而且还在生产价格比日本货低廉的高级棉织品。此外，红色中国为了扩大贸易还发放贷款和提出延期付款办法。”

“有些阁员坚持认为，日本可以抛弃红色中国的市场，而转向东南亚下工夫。然而他们必须正视这一现实：红色中国正在拼命打入东南亚市场。”

南越軍隊進犯東邊境

柬埔寨要求美國出面“調停”

【法新社金边25日电】柬埔寨首相沈法今天在这里说，柬埔寨已经向美国发出呼吁，要求它使南越军队撤出柬埔寨。美国驻金边大使斯特罗姆今天应召去王宫，柬方要求他代表柬埔寨同他的政府进行磋商。沈法在接见法新社记者时说，“柬埔寨正在吁请柬埔寨和越南的共同朋友美国使侵入这个王国的越南军队撤出。”他还说，如果美国的调解未能产生结果，柬埔寨就要要求“其它友好国家”。

他说，柬埔寨参谋总部已经收听到南越陆军拍给入侵部队的一封信，指示他们一经建立一个足够强大的桥头堡就继续在柬埔寨的领土内挺进。

同时，柬埔寨外交部要求这里的南越代表解释“对柬埔寨的侵略”。

在进行这些外交努力的同时，柬埔寨当局继续派增援部队到柬埔寨东北部的边境地区去。

【法新社金边25日电】根据最新的消息，估计人数有三千名的配备良好的入侵部队的一部分已抵达边境以内十五公里的地点。

又有消息说，南越军队已经

开始挖掘壕沟，并将得到在他们后方的强大部队的支持。

【合众国际社西贡25日电】政府一位发言人指出对进犯一说可以有几种解释。

他说，越南的部队可能在例行巡逻中偶然越界进入柬埔寨的领土。他说，另外一个可能是，穿着军衣的土匪越过了边界。

伊約聯邦向阿聯建議

兩國正式互相承認

【法新社安曼24日电】阿拉伯联邦负责外交事务的国务大臣赫里今天说，阿拉伯联邦（约旦和伊拉克）已经向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总统纳赛尔提出建议，主张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和阿拉伯联邦应该弥合它们的分歧和正式互相承认。

但是，承认将取决于这一条件：这两个阿拉伯联邦中的任何一个联邦或它们的成员国家都不应该干涉另一国的内政，针对另一个国家的报纸和电台的宣传运动应该停止。

这位大臣说，他的政府希望下星期得到答复。

民族獨立運動高漲

大英聯邦正在瓦解

“泰晤士報”評恩克魯瑪宣布加納將為共和國

【路透社伦敦25日电】“泰晤士报”今天说，“英联邦的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现在不是把女王看作是团结的中心，而是看作“它们已经摆脱奴役的象征”。

这家独立的报纸是在一篇社论中评论加纳总理恩克鲁玛博士在开罗发表的一项声明的时候这样说的，恩克鲁玛说，他要宣布加纳为共和国，他将在最多两年的时间宣布这件事情。

“泰晤士报”说，恩克鲁玛博士选择纳赛尔政府的所在地来宣布有关加纳宪政前途的重大事件，这奇怪地表现了联邦的友谊。

“人们本来以为，恩克鲁玛博士会等到他8月访问伦敦时再宣布这件事情。”

“虽然加纳成为共和国需要双方同意，但是不用说，如果加纳议会和恩克鲁玛博士一条心的话，那就不会企图在违背该国的意志的情况下维持女王的位置。”

“这个令人遗憾的事实并不限于非欧洲成员国。斯揣敦先生在最近发表的谈话暗示，加纳或者南非联邦不久可能为别人树立榜样，宣布跟这个王国脱离关系。”

“印度和巴基斯坦到目前已是建立很久的共和国。锡兰已经任命了一个特别委员会来考虑修改宪法，委员会的职权范围的第一条就是建立一个共和国。马来亚虽然仍然在英联邦范围内，但是已经建立了它自己本国的君主政体。”

日一青年患“巨人症” 經治療已制止身長增加

【共同社东京22日电】世界上罕见的“巨人症”青年患者经东京大学医学院外科主任教授清水健太郎博士等人治疗，好不容易才制止了身长的增加。

这个青年是长野县上水内郡信州新町的松坂良光（二十二岁）。他在中学第一年级的时候，身长已达一公尺八十，去年二月到东京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清水外科入院的时候，身长是二公尺二十，体重九十八公斤。治疗的结果，现在良光的身长是二公尺三十，停止增加了。体重达一百一十六公斤。

这种巨人症是由于激素分泌异常而发生的，在二十岁以前身长增加，从那以后手、脚、鼻、和颧等都长大起来，是一种少见的病。

丹报揭露南希望从丹麦和挪威得到经济援助 并說铁托正设法削弱苏在地中海和中近东的地位

【法新社哥本哈根25日法文电】丹麦保守党报纸“贝林时报”驻贝尔格莱德记者今天写道：无疑地，南斯拉夫希望得到丹麦和挪威的经济援助。这位记者又说：美国贷款始终引起苏联的攻击，铁托元帅不愿被他的人民和他的邻国说成是“帝国主义的走狗”。

这位丹麦记者认为，因此铁托元帅宁愿同小国进行经济合作。“贝林时报”的记者指出：丹麦首相兼外交大臣汉森将于8月24日前往南斯拉夫作正式访问。这位记者又说：挪威政府首脑哈格德森将在9月间访问南斯拉夫，这也是不足为奇的。

另一方面，这位记者强调指出：南斯拉夫正设法削弱苏联在地中海地区和中近东的地位。这位记者指出：铁托元帅已经从埃及和意大利获得了一千万美元的贷款。在苏联发动反南斯拉夫运动以后，南斯拉夫和希腊之间的关系已经改善。

路透社报道南加强边境“保安措施” 扩大搜捕反对铁托集团的正直的南斯拉夫人

【路透社贝尔格莱德25日电】今天据说南斯拉夫已在保加利亚边境实行严密的安全预防措施，旅客们说，警察在这个边境地带的检查现在很频繁。

这位记者认为：铁托元帅将设法进一步同尼赫鲁接近。这位记者写道：“南斯拉夫国家元首始终相信在大国集团之间建立第三种力量是可能的”。

据信这种警察行动有双重的目的：防止“破坏分子”进入南斯拉夫；堵塞任何可能计划秘密越境到保加利亚去的亲苏的南斯拉夫人的通路。南斯拉夫人相信，在目前苏联集团对贝尔格莱德进行的宣传运动中，保加利亚起着一种主要的作用。

据悉，在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匈牙利以及阿尔巴尼亚接壤的边境上保安工作也已经加强了。但是没有迹象表明在意大利及奥地利接壤的边境上有特别的预防措施，每天都有很多西方游客通过那些边境。

据未经证实的消息说，铁托总统个人的保安工作也已经加强了。

消息灵通人士说，对一批亲苏“敌对分子”的审讯已经开始或者很快就要开始。

波建设部副部长等抵南

【南斯拉夫通讯社贝尔格莱德24日电】波兰建设部副部长瓦迪斯瓦夫·科佩茨今天同一批建设专家一同到达贝尔格莱德。

【波兰通讯社华沙23日电】南斯拉夫联邦经济计划局的一个官方代表团于6月23日到达波兰。

【南斯拉夫通讯社华沙23日电】目前正在波兰进行一个星期访问的萨拉热窝工人文化艺术团受到波兰观众的非常热烈的欢迎。艺术团举行了两次音乐会，一次在克拉科夫，另一次在华沙。在这两次演奏会上，波兰观众曾几次要求把若干节目再演一遍。

有回到工作岗位上，而且预料也不会这样做。目前正由代办行使南斯拉夫驻地拉那公使的职务。

如果南斯拉夫不派新大使到红色中国，这里人们认为可以肯定，北平将召回它驻贝尔格莱德的大使。这里人士认为，其他共产党国家可能步中国的后尘。

这里人士认为，这个事态发展表明，南斯拉夫和苏联集团的冲突越来越严重。中国对波波维奇的抵制只是第一步。

【路透社贝尔格莱德25日电】由于南斯拉夫指责说，铁托总统的中国大使受到北京政府的“侮辱”，中国和南斯拉夫之间的关系今晚急剧地紧张起来。

这是自从南斯拉夫和苏联集团之间从4月份开始发展了一次新的分裂以来，第一次听说在外交水平上发生了纠葛。在共产党国家对南斯拉夫发起的一个继续不断的运动中，中国是起带头作用。

对于南斯拉夫人来说，这是特别苦恼的，因为波波维奇先生现在是南斯拉夫联邦执行委员会即政府的高级人员。

法外交政策的任何改变不会是观念方面的 法外长谈戴高乐政府外交政策

【法新社巴黎25日电】法国外交部长德姆维尔今天宣布，只要没有达成世界范围的核裁军协议，“就没有理由可以说明为什么法国应该放弃制造或储备原子武器”。

在法国外交记者协会的午餐会上，这位外交部长对来自三十三个国家的空多的一百八十名记者重申了戴高乐总理最近所说的话：法国是西方的一个组成部分。

他说，有三个主要因素“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我们的外交政策的决定性因素”：一、法国是西欧的一部分，事实上是西欧的中心。二、法国属于西方世界，属于今天所谓的大西洋世界。三、法国在非洲——不论是北非或非洲的其他地方——拥有对它极为重要的利益和责任。

德姆维尔说，害怕法国改变

它的外交政策的恐惧和担心“并不符合真实的情况”。他说，将要进行的任何改变“不会是观念方面的改变，而是在法国外交政策的执行方面的改变”。

德姆维尔说：“在军事方面以及在政治方面，我们必须更积极地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活动，承担我们应尽的责任，即使在目前和在阿尔及利亚问题尚未解决以前我们的军事贡献显然仍会是很少的。”

这位外交部长又说：“在北非——当然我想的是突尼斯和摩洛哥，我们必须自己主动地设法解决我们与突尼斯政府和拉巴特政府之间的问题。”

德姆维尔在谈到可能举行的最高级会议的时候说，法国仍旧抱着同样的态度——如果这个会议有取得积极结果的丝毫希望，法国非常希望举行这次会议。然而，他又说，法国并不打算在这方面主动采取任何特别的行动。

德姆维尔在转而谈到黎巴嫩危机时说，“如果英美进行干涉，法国是不会留在外面的。”

德姆维尔还指出，过去十年法国的外交政策是以同意大利和德国的谅解为基础的，是以旨在把西欧的经济团结放在一个永久性基础上的所有条约为基础的。

杜勒斯反诬苏联打算“否决”技术性会谈 再次表示美不愿承担停止核试验的义务

【路透社华盛顿25日电】国务卿杜勒斯今天说，美国打算继续进行讨论侦察核爆炸方法的西方技术会谈的准备工作。

但是杜勒斯说，尽管他在收到这个照会时感到失望和意外，但是他今天并不准备认为这是苏联完全改变态度。

他说：“我们希望给他们一个最后的机会。”

杜勒斯说，同苏联一起着手搞一些事情有两个可能性，这两个可能性他都非常重视。一个是关于北极视察的建议，苏联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中已经否决了这个建议。他说，第二个是计划中的技术研究，“现在看来好像他们打算否决这次研究。”

杜勒斯说：显然苏联一直想使人表示，即如果召开技术性谈判的话，美国就有义务停止试验，不管谈判的结果怎样，也不顾及裁军的其他方面。

这位国务卿说：“我们一直拒绝这么做。”

杜勒斯先生在回答问题的时候表示同意：技术性会谈的结果可能会促进最后在停止核试验问题上达成国际协议，但是不会使美国担负停止试验的义务。

杜勒斯说：他预计，对苏联最近的照会的答复大概在今晚就会送到莫斯科。

【合众国际社伦敦25日电】外交人士今晚说，俄国今天的变卦实际上关闭了举行日内瓦会议和随后在外长会议或最高级会议上任何东西方谈判的大门。

苏联实际上是向西方提出了最后通牒，要它在日内瓦会议开始讨论以前，预先同意停止核试验，这些人士说，西方已经肯定地向苏联表明，它不准备承担这种预先的义务。

【美联社巴黎25日电】法国外交部星期三晚上说，俄国最近在监督禁止核试验的问题上的行动是“最令人惊奇的。”

外交部一位发言人说，政府必须研究俄国扬言将不参加计划中的日内瓦会议的照会全文，他说，最令人惊奇的是，莫斯科在同意在日内瓦举行会议的时候没有阐明它的立场。他提到了莫斯科的这种论点：如果日内瓦会谈有必要召开，核试验本身就必须停止。

法国发言人说，如果西方在这个情形下让步的话，以后就很难使俄国人同意停止制造原子武器。西方一向认为，停止核试验还应当同停止制造这种武器的协定联系起来。

在这个时候停止核试验可能影响法国的原子计划。

阿尔及尔法殖民当局

無理判处阿民族解放运动领袖薩迪死刑

【美联社阿尔及尔25日电】在这个局势紧张的阿尔及利亚首都的军事法庭星期三判处了阿尔及尔地区的前民族主义起义领袖优素福·萨迪和他的一个助手欧默尔死刑。

萨迪在审讯他的时候说：“

我知道，我会被处死，因为交战权从来没有适用于这里。我只要享受枪决的光荣，不仅为了我自己，而且是为了卡斯巴的全体居民。在用断头台进行了第一次报复性的处决以后，卡斯巴的居民已不再麻痹了。”

波“政治周刊”批评兰格

要求搬用西方“著作”制订经济政策

【法新社巴黎25日电】最近在政府的“政治周刊”上批评现代马克思主义思想贫乏的波兰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在同一刊物的最近这期上受到了批评。

兰格是波兰共产党第一书记哥穆尔卡的亲密合作者，他要求利用大战以来西方所著的著作。

布罗尼斯瓦夫·明兹（1956年被免职的前波兰副总理希拉里·明兹的兄弟）在“政治周刊”上著文写道，现代资产阶级分析经济现象的方法不应当直接用来制订马克思主义的经济政策，因为分析的方法和作为分析方法的理论基础的理论之间常有直接的连系。

明兹反对兰格的这种说法：“正像马克思所做的那样，以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发现作为基础”是可能的，他说，马克思只利用了不反对批评资本主义的经济学家的著作。他要求使经济分析的方法臻于完善，使它适应马克思主义。

（上接第一版）

这家电台说，中国政府的官员们在波波维奇先生离任之前拒绝接见他。他们也没有出席南斯拉夫驻北京大使馆为波波维奇先生举行的告别会。

与中国保持外交关系的所有国家的外交使节都出席了这次告别会。

这家电台说，中国政府的这样一种举动在出席这次送别会的所有的人心中留下了一种“难堪的印象”。这家电台说：“中国政府的这种态度不仅对南斯拉夫是一种侮辱，并且是违反基本的外交惯例的。”

今天离开中国的波波维奇先生已被任命为南斯拉夫政府的成员。他在北京呆了三年，是自从两国在1955年建立外交关系以来南斯拉夫第一任驻中国大使。

【美联社伦敦25日电】南斯拉夫通讯社说，即将辞职的南斯拉夫驻北平大使遭到红色中国政府一系列的有意冷落之后在星期三动身回国。

在几个星期前回国的南斯拉夫驻阿尔巴尼亚的公使还没

阿尔巴尼亚“人民之声报”载文痛斥铁托集团 对阿内政所进行的公开和粗暴的干涉

【新华社地拉那22日电】阿尔巴尼亚“人民之声报”22日发表了一篇批判南共纲领的文章，题目是“对现代修正主义必须无情地斗争到使它在理论上和政治上全部破产为止”。文章以确凿的事实，严厉地斥责铁托集团对阿尔巴尼亚内政所进行的公开的和粗暴的干涉。

文章说，像无赖的骗子一样，铁托在6月5日的演说中所用的犹太似的言辞，再一次表明他始终是修正主义者，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叛徒和苏联、中国、各人民民主国家以及共产党和工人党的敌人。

文章指出：“历史事实证明，南共领导人很久以来就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变成了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的代理人，散布思想混乱，毒害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觉悟，从内部破坏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国家，分裂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很长时期以来，早在1948年以前，他们就开始进行着敌对活动，到1948年以后，仍然坚持继续这种活动。文章接着说，现在南共领导人和南斯拉夫报刊叫嚣他们永远也不放弃他们的道路，任何要他们离开这一条道路的努力都是徒然的。我们丝毫也不感到奇怪。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们曾多次‘试图’公开说明他们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誓不雨立的敌人。我们党从来没有对南共领导人存有幻想，因为我们党看透了他们的真面目，因为他们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活动在我们党和人民的身上留下了血迹。从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们要继续他们的道路的誓言里再一次地十分明显地看出，他们是无可救药的，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即应该撕破现代修正主义所戴的假面具，应该无情地同它斗争到底。

文章说，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用所谓“政治霸权”、“压迫和剥削”社会主义国家、“干涉”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内政”、在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中“违反平等和主权原则”、“垄断思想意识”和“对各国共产党统治”等诬蔑来责难苏联。这些对我们各国人民的伟大解放者、保卫者和援助者的恶毒诬蔑，是妄想破坏我们各国人民的友谊。因为这种友谊是实现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计划的主要障碍，而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计划也正是他们主子美帝国主义的针划。这些诬蔑还有着掩盖铁托集团的敌对活动的目的。很多年以来，铁托集团就自行制造了这些谰言来责难苏联。就在公开地干涉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内政，妄图从内部来进行破坏。

文章接着以大量事实，揭露了铁托集团在这些方面所犯罪行的真面目。文章说，阿尔巴尼亚是证实这点的最好证据。因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领导人没有对任何其他一个国家象对阿尔巴尼亚进行过这样公开的、粗暴的干涉。从解放前到今天，他们对我们党和国家一直抱着彻头彻尾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和沙文主义的态度。他们系统地、并且用尽了一切手段想把我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变成一个机会主义政党，把社会主义的阿尔巴尼亚变成南斯拉夫国家的一个部分，侵犯我国人民用鲜血取得的自由独立。这里只谈一谈证实这点的许多事实中的一些事实就足够了。

阿尔巴尼亚解放的前夜1944年11月，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在解放了的城市——贝拉特召开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会之前，南斯拉夫领导派遣了一个以维里米尔·斯多尼奇为首的代表团前来阿尔巴尼亚，他们根据铁托的指令在我们党的首脑部门秘密地组织了一个极危险的宗派集团。南斯拉夫领导人挖空心思地企图瓦解、颠覆我们党的忠实领导，想以机会主义者和叛徒科奇·佐治、赛依富拉·玛莱绍瓦等人取而代之。南斯拉夫领导人企图向我们党输出否认苏联作用的和要我们脱离苏联的“南斯拉夫路线”，这样南斯拉夫领导者企图消除控制

我们年轻的党和国家的障碍，但是铁托分子的颠覆活动是不能完全得逞的。因为霍查和其他坚强的党的领导人员尽管不了解贝拉特的秘密后幕，但他们为了保卫党的正确路线而进行着斗争。可是铁托分子部分地达到了目的。铁托分子的颠覆活动是插在我党背中的一把尖刀，是阿尔巴尼亚独立基础中的第一颗炸弹。这就是南共领导人给予我们年轻的党的“援助”，就是这样回答我们两个师的战士同南斯拉夫兄弟并肩作战、为南斯拉夫的解放而流的鲜血。难道铁托分子在贝拉特的颠覆活动和野蛮疯狂地干涉一个独立国家的内政，还不足够证明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蜕化的过程吗？难道还不清楚地说明了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尊重平等、主权、不干涉内政和目的在于掩饰其危险的破坏活动的虚伪论调么？为了恢复占领者所破坏了的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党从我们的朋友——伟大的苏联、我们的邻邦和同盟南斯拉夫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取得援助。但是南斯拉夫领导人在与我国的经济关系中追随着反马克思主义、殖民主义和剥削的目的。1946年与南斯拉夫签订了一些经济协定和计划、议定书，建立了共同的社会团体、调整货币、统一物价、取消海关等，这些条约侵犯了独立国家之间关系的基本原则，南斯拉夫领导者以此来使我国变成为南斯拉夫的殖民地，严重地损害了我国经济。阿南合营企业中，南方并未投资而净得利润，在调整阿南币制上将阿币法郎压的过低，每一法郎损失三点五个里克，合并海关给南斯拉夫贸易机关和私营商人搜刮我国市场的物资开辟了道路，物资交换的作价作为内部价格，而非国际价格，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南斯拉夫从阿尔巴尼亚收入价廉的农产品，而向我们出卖售价高昂的工业品。但更重要的是，南斯拉夫领导人利用这些条约和计划的配合，把我国的经济作为南斯拉夫经济的一个部分来发展，受其约制，供给南斯拉夫原料，放弃我国工业的发展，破坏粮食生产，使我们的粮食问题也取决于南斯拉夫。南斯拉夫领导人想把我国经济抓到手来，然后利用它来对我们施以压力，以便在政治上来分裂和操纵我们党和国家。事情曾发展到这样的地步：在南斯拉夫政府的坚持下，在地拉那曾成立了以克拉依诺利为首的计划配合委员会，实际上是站在阿尔巴尼亚人民政府头上的政府。在南斯拉夫过去的计划委员会主席吉德利奇签字的一项文件中写道：阿尔巴尼亚好像是南斯拉夫的第七加盟共和国。一个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难道能象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对待我国那样奉行着这样的殖民主义和剥削的政策吗？只有社会沙文主义和叛变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人，才能奉行这样的政策。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领导的政策很象法国右派社会民主党和英国工党对待殖民地的政策。尽管如此，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还想教训人民民主国家，应如南斯拉夫一样建立与苏联的关系。南斯拉夫外交副秘书长维迪奇甚至对人民民主国家领袖们说，你们没有尝试过独立的甜蜜味道。

文章指出，南斯拉夫领导人的一切努力都不是轻易能够实现的。我党中央委员会尽管在开始时还不明了南斯拉夫领导人的真正企图，依然就两国经济关系提出了很多正确的意见，要求将问题具体化，反对南斯拉夫领导人的企图。但是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在小集团的帮助下反对这些，并为达到他们的目的采用了一切托洛茨基的方法，分裂领导人的团结，造谣、阴谋和威胁。南共中央作

为代表派来阿尔巴尼亚的很多使节、外交官以及在党、军队、保安、经济等部门中的顾问、技术人员和专家，都为执行南共领导人的指示而积极开展活动，力图搜罗代理人，帮助分裂主义者竭力设法将我党和国家的要害部门置于南斯拉夫领导人之手。1947年下半年，南斯拉夫领导人向我们党中央委员会提出两个控诉书和两个最后通牒。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在1947年11月的控诉书中控诉我们党，是因为我们党加强同苏联的关系，但它说恩维尔同志“从莫斯科回来后就变了政策，反对南斯拉夫”。这对在贝拉特建立的宗派集团以极大帮助。没有外部的粗暴干涉，单靠宗派集团本身力量，是不能使我们领导人的坚强部分分裂的。在这种情况下，科奇·佐治宗派集团用托洛茨基的方法在幕后同南共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勾结，筹备了1948年2月举行的第八次全会。这是在贝拉特第二次全会后对于我党和阿尔巴尼亚的独立的的最沉重的打击。会上打击了总书记并迫害了很多和他一起保卫党的同志，为南斯拉夫的公开干涉打开了大门。中央委员会所掌握的材料证明：科奇·佐治为彻底达到其目的，加速了通过无中生有的审讯和捏造，对我们领导人进行人身消灭的准备工作。但是他没有达到这个目的。南斯拉夫人和他们的朋友开始公开谈论阿尔巴尼亚同南斯拉夫“合并”，将阿尔巴尼亚称为“南斯拉夫第七共和国”。科奇·佐治宗派集团将此问题向政治局提出了，但未获成功。1948年当铁托集团快被揭露的时候，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为使阿尔巴尼亚合并于南斯拉夫成为既成事实，急迫地要求派遣几个南斯拉夫师来阿尔巴尼亚，名义是保卫我国和抵御希腊军队即将发动的侵略。但是我们党不顾南斯拉夫领导人和科奇·佐治宗派集团的压力没有接受这个做法。这一个历史性的决定从血泊中拯救了我国人民。很明显，假如以霍查同志为首的中央委员会的坚强的部分所领导的我们党没有进行抵抗，假如不是苏联共产党，假如情报局没有及时做出决议，我们党和国家的独立将会丧失。阿尔巴尼亚将成为南斯拉夫的辖区。正是这些把我们拯救了。因此，我们党和人民将苏共和苏联称为两次解放者，对他们怀着终身的感激。从这些事实中，可以清楚地看出：铁托最近的声明是多么无耻。他把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称为维护社会主义国家间的正确和真实关系的原则性论点而被迫害的“烈士”，把他们说成是“拯救社会主义免于腐化和混乱”的英雄。

文章接着强调指出，从这些事实中，可以看出南共领导人的说法对我们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人来说是多么荒谬。他们硬说，1948年对他们的态度是十分不正确的，说他们并没有错，他们所以受到批评是因为他们是唯一抵抗苏共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的人。但是南共领导人不仅不回答对他们的帮助，不仅不进行自我批评，还象站在鸡屎上的公鸡一样傲慢。铁托集团竭力使我们党认为1948年的决议不正确，以使他们的敌对活动和反马克思主义观点达到目的，表现出他们似乎是正确的，从而麻痹共产党人的警惕性，而为他们更便利地进行活动创造可能性。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用1948年决议的批判来达到另一目的，即他们决定继续走反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并且当我党不得不再次揭露这点的时候，他们把1948年决议当成了打击我们的武器，说“你们又收回了你们的自我批评”。但是铁托集团算错了账。我们各国党决不能允许将完全正确的1948年的历史性决议掷到废纸篓里。

文章说，南共领导人尽管在1955年

表面上同意并开始了同我国及各
国党建立关系，但仍千方百计利用当时的形势实现他们的计划。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在“非斯大林主义”的旗帜下开始了真正的十字军东征，打击马克思列宁主义，破坏我们各国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分裂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南共总书记和南斯拉夫总统铁托本人就曾公开宣称：“南斯拉夫不能只局限在自己范围内，而必须在一切实方面努力使在南斯拉夫开始的新路线获胜”。他曾号召推翻我们各国家和国家的领导人。在匈牙利发生流血事件时，南斯拉夫外交秘书长向有关大使说：“你们等着吧，这样的事也将要在阿尔巴尼亚和保加利亚发生”。铁托、卡德尔和南斯拉夫新闻界屡次地重复着这种挑衅。这些难道不是那些叫喊“建设社会主义的不同道路”和“干涉内政”的人们对我们内政的最无耻的干涉和破坏我们党的无耻阴谋吗？

虽然我国人民由于南斯拉夫领导人的粗暴干涉受到了重大损失。我们在1955年仍然声明准备将过去一笔勾销，在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重新开始我们两国的关系。可是南共领导人对此没有给以答复。他们想继续走其老路。所以就在贝尔格莱德宣言以后，当铁托集团表示好象愿意改善和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时候，他们仍继续向阿尔巴尼亚进行如此疯狂的攻击，以致使不共戴天之敌人都感到惊奇。南斯拉夫反马克思主义的领导者运用一切压力，威胁我们党屈服，要我们党承认以往所犯过的错误并把南斯拉夫领导者所犯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沙文主义的严重错误清洗掉，要求恢复罪犯和叛徒科奇·佐治的名誉。可是我们党没有被推翻，因为它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因为它来自人民。俗语说：与其奴隶活，不如英雄死。因为它有苏联母亲党的支持，南斯拉夫报刊领导人展开了一个疯狂的反对我党的敌对运动，他们把阿尔巴尼亚的状况描写得像地狱一样，说在阿尔巴尼亚笼罩着恐怖和贫困。他们号召起来推翻他们称之为“斯大林主义的”党和人民民主制度，刊载许多诬蔑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下流的诽谤的漫画。所有帝国主义国家的阿尔巴尼亚反动流亡分子的刊物和电台，随着南斯拉夫的刊物叫喊要我国人民起来推翻“反民主的斯大林主义的社会主义”、以“铁托的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来取而代之。这并不是偶然的，南共领导人竭力收集机会主义分子、被我们党开除的人和党的敌人来破坏党的团结，挑起人民对党的不满，招引他们隐蔽的老的间谍潘·泊拉恩叛徒一群等。颠覆宣传加紧了，为颠覆党和人民政权通过反党分子组织了阴谋活动。被在地拉那党代表会议上所组织的敌对活动里尼·格加和达里·思·得来集团、士·雅科法和彼得里·斯巴修集团等清楚地证明了的我国的共产党员和人民完全有权问：为什么在南斯拉夫藏有二千多个阿尔巴尼亚逃犯，其中很多是法西斯罪犯，为什么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竭力招募情报员收集有关我国的军事情报？

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不仅反对阿尔巴尼亚，而且如很多共产党代表所声明的一样，分化和颠覆各兄弟党，为阻挠它们为社会主义与和平的斗争，把鼻子伸到每一个角落里去。

文章最后说，我们党对南共领导人一贯抱着马列主义正确态度，毫不动摇地向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观点和活动进行斗争。铁托集团对我们党、国家和人民奉行反马克思主义、沙文主义敌对政策快满5年了，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曾认为阿尔巴尼亚是社会主义阵营最小的国家，较易“击破”，但他们失败了，今后还要失败。因为我们党始终是忠于马列主义的，始终将我国人民的独立和自由作为最宝贵的东西加以保卫，始终同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骨肉相连，我们党将继续坚决向现代修正主义进行斗争。

阿尔巴尼亚“人民之声报”载文痛斥铁托集团 对阿内政所进行的公开和粗暴的干涉

【新华社地拉那22日电】阿尔巴尼亚“人民之声报”22日发表了一篇批判南共纲领的文章，题目是“对现代修正主义必须无情地斗争到使它在理论上和政治上全部破产为止”。文章以确凿的事实，严厉地斥责铁托集团对阿尔巴尼亚内政所进行的公开的和粗暴的干涉。

文章说，像无赖的骗子一样，铁托在6月5日的演说中所用的犹大似的言辞，再一次表明他始终是修正主义者，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叛徒和苏联、中国、各人民民主国家以及共产党和工人党的敌人。

文章指出：“历史事实证明，南共领导人很久以来就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变成了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的代理人，散布思想混乱，毒害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觉悟，从内部破坏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国家，分裂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很长时期以来，早在1948年以前，他们就开始进行着敌对活动，到1948年以后，仍然坚持继续这种活动。文章接着说，现在南共领导人和南斯拉夫报刊叫嚣他们永远也不放弃他们的道路，任何要他们离开这一条道路的努力都是徒然的。我们丝毫也不感到奇怪。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们曾多次‘试图’公开说明他们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誓不雨立的敌人。我们党从来没有对南共领导人存有幻想，因为我们党看透了他们的真面目，因为他们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活动在我们党和人民的身上留下了血迹。从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们要继续他们的道路的誓言里再一次地十分明显地看出，他们是无可救药的，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即应该撕破现代修正主义所戴的假面具，应该无情地同它斗争到底。

文章说，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用所谓“政治霸权”、“压迫和剥削”社会主义国家、“干涉”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内政”、在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中“违反平等和主权原则”、“垄断思想意识”和“对各国共产党统治”等诬蔑来责难苏联。这些对我们各国人民的伟大解放者、保卫者和援助者的恶毒诬蔑，是妄想破坏我们各国人民的友谊。因为这种友谊是实现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计划的主要障碍，而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计划也正是他们主子美帝国主义的针划。这些诬蔑还有着掩盖铁托集团的敌对活动的目的。很多年以来，铁托集团就自行制造了这些谰言来责难苏联。就在公开地干涉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内政，妄图从内部来进行破坏。

文章接着以大量事实，揭露了铁托集团在这些方面所犯罪行的真面目。文章说，阿尔巴尼亚是证实这点的最好证据。因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领导人没有对任何其他一个国家象对阿尔巴尼亚进行过这样公开的、粗暴的干涉。从解放前到今天，他们对我们党和国家一直抱着彻头彻尾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和沙文主义的态度。他们系统地、并且用尽了一切手段想把我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变成一个机会主义政党，把社会主义的阿尔巴尼亚变成南斯拉夫国家的一个部分，侵犯我国人民用鲜血取得的自由独立。这里只谈一谈证实这点的许多事实中的一些事实就足够了。

阿尔巴尼亚解放的前夜1944年11月，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在解放了的城市——贝拉特召开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会之前，南斯拉夫领导派遣了一个以维里米尔·斯多尼奇为首的代表团前来阿尔巴尼亚，他们根据铁托的指令在我们党的首脑部门秘密地组织了一个极危险的宗派集团。南斯拉夫领导人挖空心思地企图瓦解、颠覆我们党的忠实领导，想以机会主义者和叛徒科奇·佐治、赛依富拉·玛莱绍瓦等人取而代之。南斯拉夫领导人企图向我们党输出否认苏联作用的和要我们脱离苏联的“南斯拉夫路线”，这样南斯拉夫领导者企图消除控制

我们年轻的党和国家的障碍，但是铁托分子的颠覆活动是不能完全得逞的。因为霍查和其他坚强的党的领导人员尽管不了解贝拉特的秘密后幕，但他们为了保卫党的正确路线而进行着斗争。可是铁托分子部分地达到了目的。铁托分子的颠覆活动是插在我党背中的一把尖刀，是阿尔巴尼亚独立基础中的第一颗炸弹。这就是南共领导人给予我们年轻的党的“援助”，就是这样回答我们两个师的战士同南斯拉夫兄弟并肩作战、为南斯拉夫的解放而流的鲜血。难道铁托分子在贝拉特的颠覆活动和野蛮疯狂地干涉一个独立国家的内政，还不足够证明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蜕化的过程吗？难道还不清楚地说明了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尊重平等、主权、不干涉内政和目的在于掩饰其危险的破坏活动的虚伪论调么？为了恢复占领者所破坏了的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党从我们的朋友——伟大的苏联、我们的邻邦和同盟南斯拉夫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取得援助。但是南斯拉夫领导人在与我国的经济关系中追随着反马克思主义、殖民主义和剥削的目的。1946年与南斯拉夫签订了一些经济协定和计划、议定书，建立了共同的社会团体、调整货币、统一物价、取消海关等，这些条约侵犯了独立国家之间关系的基本原则，南斯拉夫领导者以此来使我国变成成为南斯拉夫的殖民地，严重地损害了我国经济。阿南合营企业中，南方并未投资而净得利润，在调整阿南币制上将阿币法郎压的过低，每一法郎损失三点五个里克，合并海关给南斯拉夫贸易机关和私营商人搜刮我国市场的物资开辟了道路，物资交换的作价作为内部价格，而非国际价格，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南斯拉夫从阿尔巴尼亚收入价廉的农产品，而向我们出卖售价高昂的工业品。但更重要的是，南斯拉夫领导人利用这些条约和计划的配合，把我国的经济作为南斯拉夫经济的一个部分来发展，受其约制，供给南斯拉夫原料，放弃我国工业的发展，破坏粮食生产，使我们的粮食问题也取决于南斯拉夫。南斯拉夫领导人想把我国经济抓到手中来，然后利用它来对我们施以压力，以便在政治上来分裂和操纵我们党和国家。事情曾发展到这样的地步：在南斯拉夫政府的坚持下，在地拉那曾成立了以克拉依诺利为首的计划配合委员会，实际上是站在阿尔巴尼亚人民政府头上的政府。在南斯拉夫过去的计划委员会主席吉德利奇签字的一项文件中写道：阿尔巴尼亚好像是南斯拉夫的第七加盟共和国。一个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难道能象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对待我国那样奉行着这样的殖民主义和剥削的政策吗？只有社会沙文主义和叛变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人，才能奉行这样的政策。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领导的政策很象法国右派社会民主党和英国工党对待殖民地的政策。尽管如此，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还想教训人民民主国家，应如南斯拉夫一样建立与苏联的关系。南斯拉夫外交副秘书长维迪奇甚至对人民民主国家领袖们说，你们没有尝试过独立的甜蜜味道。

文章指出，南斯拉夫领导人的一切努力都不是轻易能够实现的。我党中央委员会尽管在开始时还不明了南斯拉夫领导人的真正企图，依然就两国经济关系提出了很多正确的意见，要求将问题具体化，反对南斯拉夫领导人的企图。但是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在小集团的帮助下反对这些，并为达到他们的目的采用了一切托洛茨基的方法，分裂领导人的团结，造谣、阴谋和威胁。南共中央作

为代表派来阿尔巴尼亚的很多使节、外交官以及在党、军队、保安、经济等部门中的顾问、技术人员和专家，都为执行南共领导人的指示而积极开展活动，力图搜罗代理人，帮助分裂主义者竭力设法将我党和国家的要害部门置于南斯拉夫领导人之手。1947年下半年，南斯拉夫领导人向我们党中央委员会提出两个控诉书和两个最后通牒。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在1947年11月的控诉书中控诉我们党，是因为我们党加强同苏联的关系，但它说恩维尔同志“从莫斯科回来后就变了政策，反对南斯拉夫”。这对在贝拉特建立的宗派集团以极大帮助。没有外部的粗暴干涉，单靠宗派集团本身力量，是不能使我们领导人的坚强部分分裂的。在这种情况下，科奇·佐治宗派集团用托洛茨基的方法在幕后同南共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勾结，筹备了1948年2月举行的第八次全会。这是在贝拉特第二次全会后对于我党和阿尔巴尼亚的独立的的最沉重的打击。会上打击了总书记并迫害了很多和他一起保卫党的同志，为南斯拉夫的公开干涉打开了大门。中央委员会所掌握的材料证明：科奇·佐治为彻底达到其目的，加速了通过无中生有的审讯和捏造，对我们领导人进行人身消灭的准备工作。但是他没有达到这个目的。南斯拉夫人和他们的朋友开始公开谈论阿尔巴尼亚同南斯拉夫“合并”，将阿尔巴尼亚称为“南斯拉夫第七共和国”。科奇·佐治宗派集团将此问题向政治局提出了，但未获成功。1948年当铁托集团快被揭露的时候，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为使阿尔巴尼亚合并于南斯拉夫成为既成事实，急迫地要求派遣几个南斯拉夫师来阿尔巴尼亚，名义是保卫我国和抵御希腊军队即将发动的侵略。但是我们党不顾南斯拉夫领导人和科奇·佐治宗派集团的压力没有接受这个做法。这一个历史性的决定从血泊中拯救了我国人民。很明显，假如以霍查同志为首的中央委员会的坚强的部分所领导的我们党没有进行抵抗，假如不是苏联共产党，假如情报局没有及时做出决议，我们党和国家的独立将会丧失。阿尔巴尼亚将成为南斯拉夫的辖区。正是这些把我们拯救了。因此，我们党和人民将苏共和苏联称为两次解放者，对他们怀着终身的感激。从这些事实中，可以清楚地看出：铁托最近的声明是多么无耻。他把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称为维护社会主义国家间的正确和真实关系的原则性论点而被迫害的“烈士”，把他们说成是“拯救社会主义免于腐化和混乱”的英雄。

文章接着强调指出，从这些事实中，可以看出南共领导人的说法对我们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人来说是多么荒谬。他们硬说，1948年对他们的态度是十分不正确的，说他们并没有错，他们所以受到批评是因为他们是唯一抵抗苏共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的人。但是南共领导人不仅不回答对他们的帮助，不仅不进行自我批评，还象站在鸡屎上的公鸡一样傲慢。铁托集团竭力使我们党认为1948年的决议不正确，以使他们的敌对活动和反马克思主义观点达到目的，表现出他们似乎是正确的，从而麻痹共产党人的警惕性，而为他们更便利地进行活动创造可能性。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用1948年决议的批判来达到另一目的，即他们决定继续走反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并且当我党不得不再次揭露这点的时候，他们把1948年决议当成了打击我们的武器，说“你们又收回了你们的自我批评”。但是铁托集团算错了账。我们各国党决不能允许将完全正确的1948年的历史性决议掷到废纸篓里。

文章说，南共领导人尽管在1955年

表面上同意并开始了同我国及各
国党建立关系，但仍千方百计利用当时的形势实现他们的计划。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在“非斯大林主义”的旗帜下开始了真正的十字军东征，打击马克思列宁主义，破坏我们各国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分裂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南共总书记和南斯拉夫总统铁托本人就曾公开宣称：“南斯拉夫不能只局限在自己范围内，而必须在一切实方面努力使在南斯拉夫开始的新路线获胜”。他曾号召推翻我们各国家和国家的领导人。在匈牙利发生流血事件时，南斯拉夫外交秘书长向有关大使说：“你们等着吧，这样的事也将要在阿尔巴尼亚和保加利亚发生”。铁托、卡德尔和南斯拉夫新闻界屡次地重复着这种挑衅。这些难道不是那些叫喊“建设社会主义的不同道路”和“干涉内政”的人们对我们内政的最无耻的干涉和破坏我们党的无耻阴谋吗？

虽然我国人民由于南斯拉夫领导人的粗暴干涉受到了重大损失。我们在1955年仍然声明准备将过去一笔勾销，在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重新开始我们两国的关系。可是南共领导人对此没有给以答复。他们想继续走其老路。所以就在贝尔格莱德宣言以后，当铁托集团表示好象愿意改善和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时候，他们仍继续向阿尔巴尼亚进行如此疯狂的攻击，以致使不共戴天之敌人都感到惊奇。南斯拉夫反马克思主义的领导者运用一切压力，威胁我们党屈服，要我们党承认以往所犯过的错误并把南斯拉夫领导者所犯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沙文主义的严重错误清洗掉，要求恢复罪犯和叛徒科奇·佐治的名誉。可是我们党没有被推翻，因为它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因为它来自人民。俗语说：与其奴隶活，不如英雄死。因为它有苏联母亲党的支持，南斯拉夫报刊领导人展开了一个疯狂的反对我党的敌对运动，他们把阿尔巴尼亚的状况描写得像地狱一样，说在阿尔巴尼亚笼罩着恐怖和贫困。他们号召起来推翻他们称之为“斯大林主义的”党和人民民主制度，刊载许多诬蔑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下流的诽谤的漫画。所有帝国主义国家的阿尔巴尼亚反动流亡分子的刊物和电台，随着南斯拉夫的刊物叫喊要我国人民起来推翻“反民主的斯大林主义的社会主义”、以“铁托的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来取而代之。这并不是偶然的，南共领导人竭力收集机会主义分子、被我们党开除的人和党的敌人来破坏党的团结，挑起人民对党的不满，招引他们隐蔽的老的间谍潘·泊拉恩叛徒一群等。颠覆宣传加紧了，为颠覆党和人民政权通过反党分子组织了阴谋活动。被在地拉那党代表会议上所组织的敌对活动里尼·格加和达里·思·得来集团、士·雅科法和彼得里·斯巴修集团等清楚地证明了的我国的共产党员和人民完全有权问：为什么在南斯拉夫藏有二千多个阿尔巴尼亚逃犯，其中很多是法西斯罪犯，为什么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竭力招募情报员收集有关我国的军事情报？

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不仅反对阿尔巴尼亚，而且如很多共产党代表所声明的一样，分化和颠覆各兄弟党，为阻挠它们为社会主义与和平的斗争，把鼻子伸到每一个角落里去。

文章最后说，我们党对南共领导人一贯抱着马列主义正确态度，毫不动摇地向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观点和活动进行斗争。铁托集团对我们党、国家和人民奉行反马克思主义、沙文主义敌对政策快满5年了，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曾认为阿尔巴尼亚是社会主义阵营最小的国家，较易“击破”，但他们失败了，今后还要失败。因为我们党始终是忠于马列主义的，始终将我国人民的独立和自由作为最宝贵的东西加以保卫，始终同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骨肉相连，我们党将继续坚决向现代修正主义进行斗争。